

# 诗性的源流

——唯美主义文本系列

文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诗性的源流/张炜著. —上海:文汇出版社,2006.1  
ISBN 7-80676-932-3

I. 诗... II. 张... 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52893 号

· 唯美主义文本系列 ·

## 诗性的源流

作 者/张 炜

摄 影/田恩华

责任编辑/甘 棠

封面装帧/周夏萍

出版发行/文汇出版社

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

(邮政编码 200041)

经 销/全国新华书店

照 排/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

印刷装订/昆山市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版 次/2006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/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/890×1240 1/32

字 数/175 千

印 张/8.875

印 数/1—6000

ISBN 7-80676-932-3/I·171

定 价/19.00 元

# 目 录

自序 .....	001
----------	-----

## 辑一 战胜遗忘

心事浩茫 .....	003
第二次选择 .....	019
难忘的诗意和真实 .....	022
心灵和物质的对话 .....	050
冬月访谈 .....	064
战胜遗忘 .....	079
心中的交响(一) .....	083
心中的交响(二) .....	095

## 辑二 有一个梦想

有一个梦想 .....	103
我跋涉的莽野 .....	107
焦虑的马拉松 .....	119
想像的贫乏与个性的泯灭 .....	127

自由:选择的权利,优雅的姿态 .....	138
从“辞语的冰”到“二元的皮” .....	142
世纪梦想 .....	150
悲观与喜庆之间 .....	155
人的用具 .....	161

### 辑三 守望的意义

存在的执拗 .....	169
土地,慨叹之余 .....	174
纯粹的人与艺术 .....	178
读在泰山 .....	188
倾向和积累 .....	202
守望的意义 .....	213
精神的魅力 .....	222

### 辑四 萦回的声音

诗性的源流 .....	235
真挚的诗声 .....	243
长路吟 .....	247
自己上路 .....	251
运河谈片 .....	254
萦回的声音(外二篇) .....	262
文学泰山下(外一篇) .....	269

## 自序

屈指算来,我发表作品的时间至今已有三十年了。这么长的一个时段,以篇目论,写得最多的是散文。

我一直认为,散文不能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创作,因为它不是虚构,它仅是真实的记录。所以有时候,我会特别看重自己的这一部分文字。

在中国古代,大约是清代以前,诗与散文是高贵的文体,而小说还算不上。士大夫们不作小说。只是很久以后,小说作为一种吸纳力极强的文体,自身发生了蜕变和再造,这才有所改观。但也仅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能够包容诗与散文,有了它们的特质,于是不再等而下之。

可见散文的雅致与清纯。

三十年里我一直把散文当成心灵的刻记。一个人面对时代生活必有声音,而散文就承载了这发声。生命如何经历,怎

样蜿蜒曲折、悸动和感激,都在这些文字中了。所以当一个人于几十年之后再次抚摸从前的篇章,也就等于抚摸自己的历史。

我一直有个心愿,就是将这些繁复琐碎的篇目整理和顺,依次编排。这一次终于有机会这样做了,并加了一点源出文字的图片,从而使记录和说明进一步清晰起来。

这些散文一直编下去,会有许多卷。于是它们让我珍惜的同时又有许多不安,因为这等于将自己的稚嫩和浮浅都罗列出来。但我不能一一擦掉昨天。

生活仍在继续,这些文字还在继续。我知道自己在目击,在幻想,在追忆,在言说,在感激和痛苦,在化为一行行文字。

2005年2月16日于万松浦书院

辑 一  
战胜遗忘



# 心事浩茫

## 档案应对公众开放/《古船》的准备

我在档案部门工作过一段时间,不到五年,相当于一个本科大学生的学习时间。也算是再读了一所本科大学吧。实际上在这儿学到的东西独特而新奇,远非一般大学所能给予。我当不属于档案管理者,因为要编纂一部《资料汇编》,就要翻阅各方面的档案资料。主要是历史档案部分。当然可涉及到一部分所谓的“秘密”,这一部分不知今天是否已经完全对外开放?

档案资料作为文化遗产,一般讲应该对公众开放,公民有权力在生活中利用档案。虽然世界各国都有档案保密的范围规定,但这种规定都以法律的形势固定下来。现在看,我接触过的那一部分档案已无多少秘密可言。

对于一个刚刚走出校门的学生来讲,接触那样的材料还是有很大新鲜感、刺激性。以前看到的文学、书籍都是被别人过滤了的、重新组合编辑过的,而我这时看到的几乎全是原始资料。已早已过世的声名显赫者的手迹、他的图片、声音,等等。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常常使人一整天处于激动之中。人的



淮河五河曹庄

想像难以超越现实。当时,无论是战争环境还是和平环境,留下来的记载、形成的文字,都是极其特殊的,弥散着无法言喻的气息。你真的可以不时嗅到血腥味和硝烟味,还有历史的未可名状的气味。

想写一部长篇,并且写得很“重要”,这个念头一直就有。因为在我看来,好多长篇是不重要的,没有什么个性色彩,没有自尊。从艺术价值上看就更谈不上了,有的被捧成“名篇”,你翻一翻,拙劣得可怕。反正我不准备那样写。要做到一点点想像中的成功也许要花掉十年二十年生命。我为此认真地做了准备,积累了材料也积累了想法。构思在调整、完善,一些思考也在深入。但我一直未能动笔。这事一直拖到1984年底,当时已离开了档案部门。

### 档案资料的作用/熟悉库藏/思想的禁锢

有人说《古船》招了一些麻烦,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披露了不该披露的机密。这个说法当然不能成立。这是个很通俗的想法。对于任何事物,我们总是急于找到最直接的逻辑关系。

我几乎没有在《古船》中引用一行档案文字。档案资料只有一个作用,就是把我的思维引向深入。实际上我做档案工作时,有关部门已经做出了开放历史档案的决定,虽然大致只是对内开放。一个搞创作的人只要手持单位证明,都可以去查阅案卷目录,从中找到一些他感兴趣的東西。当然要读到他想读的一切也不可能,因为一方面他不熟悉档案库藏,另一方面有的部分不可能完全开放。

我当时思想上还相当禁锢,未曾想过超出规定开放的部分,更不要说别的了。我涉及到的方面,是早已公开的部分。问题是集中起来加以系统的考查,又坚持了原则,就有人不高兴。在生活中要坚持个原则从来是很难的。有人不仅要逼着你像他一样浅俗,还要你像他一样不讲信义,助恶行亏。

### 实地考察/保持逼真肃穆的内在心情

我为写这本书做过大量实地考察、走访了不少当年一些重大事件的介入者。现在不少人以为这样的工作只应该由纪实作家去做,比如记者们。而在我看来,好的文学家都必须重视,要一生如此。你只要看看那些风行中的满纸的胡说八道,毫无根据的编造,就明白我这个要求不过分。求实、求真,不仅仅是求所谓“艺术上的真实”。“真实”起码不能歪曲。有些杰出的、才智过人的作家为一本薄薄小书的写作跋涉万水千山,始终坚持实地勘查。

我书中只有一二处写到了齐长城,翻了有关的几本书,还是去实地印证。我想得出个自己的见解。当然一时也不可能。关于东夷族的情况,这方面的专著让我受益不浅,但我并未仅仅停留在书上。我前后四次到东莱族故城遗址去,说不上研究还有个感受。我也记不清多少次到粉丝工厂作坊遗址、古河道去了,收获让我难忘。

当年参加土改的同志我认识很多。他们的讲叙才是栩栩如生;他们有时自觉地将当时的情况与后来的记载相对照,向你指正,这很感人。巡回法庭人员、杀人者、起义者、儿童团员,我都一一走访。每到了有名事件发生地,我都久久不愿



郊区山里的一座孤房子

离去。

这样做不仅仅是为创作寻找材料,更重要的是保持一个逼真肃穆的内在心情,让其贯穿创作的全过程。

### “蹲在阴暗角落里炮制”/山里的孤屋

写作《古船》是藏起来的,先后换过一些地方。这本来是很正常、很容易理解的事。有人据此演绎夸张,说是“蹲在阴暗角落里炮制”什么,很可笑。任何人要认真写篇稿子都害怕打扰,更不要说写一部几十万字的长篇了。当时报刊杂志约稿的人比现在活跃,他们在旁边看着你干,你能干好吗?还有

城市农村,大学的文学朋友,大家都要常在一块儿。

一开始在军区招待所找了一间小屋,这儿离家比较近,每天可以像上班一样去写作。如果写作兴致高、写得久了,还可以在那儿吃饭睡觉。大约半年多的时间,被熟人发现了,传来传去知道的人多了,这样找我的人也就经常光顾小屋了。没有办法,只得挪个窝,就这样,我才想法去了那个“阴暗的角落”。

那是郊区山里的一座孤房子,真的长年不见阳光,是废弃不用的一个配电小屋,大约有十平方。第一天去了一看,满是垃圾,脏得可怕,室内墙壁上壁虎乱蹿。大半个墙都熏得乌黑,大概是进山的流浪汉夜间烤火弄成的。这个地方不会有人打扰,那时治安情况比现在好得多,也不用担心坏人。我在里面安了个小桌、小床,烧点热水,就写了起来。在这儿一直把草稿打完。

### 反响和争执/接触社会问题的尖锐性

“书中的社会负载量很大”——这个看法一直占上风。而我始终认为书的着力点不在这方面。有人要批判、问罪,出于各种各样的目的;也有人装出一副卫道士的面孔,内心里却泛着非常渺小的念头,这很清楚地让人看到了。他们习惯于抓住某一点来做文章,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是艺术家,缺乏艺术分析的基本能力。

建国以后形成了个普遍经验,差不多人人都明白,要毁掉一个文学工作者,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找到“政治”上的毛病。从艺术上无论怎样贬低都无伤皮毛。于是后来出现的批评《古船》的文字中,差不多没有一篇在谈艺术上的不足,而都说

“有一部艺术上卓具才华的长篇”、“有着惊人的艺术才华的长篇”——可惜它政治倾向上犯了毛病，等等。

是他们错了。他们忘记了，一个真正热爱艺术，并以此作为生命的人，大概不会对那一类挑剔感到有趣。

我的朋友们——读书界、文坛上，他们给予我极大鼓励的，恰恰是这本书全面实现的一切，当然主要是所谓的“艺术上”……我直到今天为止，还从未因一部作品收到如此多的来信，在它发表当年，我每个星期都要收到几十封陌生读者的信。这是对我最大的肯定。他们在信中说，他们如何地激动。是的，我在写作的全过程中，曾陷入了怎样的感动啊。还让我大获安慰的是，文学界的重要作家差不多都给予它以肯定和深刻的理解。而一般而言，在社会上反响较为强烈的作品，往往是比较粗糙、缺少独到建树、很难在文坛获得通过的东西。

《古船》发表很多年了。它在通俗艺术覆盖一切、金钱的欲望遮去一切的今天，早该被遗忘了。但事实却恰恰相反，仍然有那么多的人在惦念它，我不断地收到寄自天南海北的信件，询问关于它的情况、交流他们的看法……这些，都让我想到我所热爱的事业，它的意义。

### 公开的或内部的批评/落井下石及构陷

公开的批评我不怕，因为公开了，就处在大家评说的境地，就要受公众的监督，毕竟要好得多。怕就怕一切藏在暗处——不公开或不完全公开。这是不太讲究、不太磊落的。《古船》也有热闹的时候，可不久又突然受到了冷落，传说某某权威部门调阅了发表该书的刊物多少份；某领导的具体批评。

有一个阶段,在公开场合提《古船》是犯忌的。

要说损失,少得几次奖不算什么。再说作品是很多的,读者评论者可以有自己的选择,凭什么说就该《古船》得到呢?进一步讲,我更重视自己的劳动。

其他方面,比如说一些品行不端的人趁机落井下石,那就更容易理解了。世风日下,这些年发生了多少恶劣的事情。文化界本来就藏下了不少污垢。这些不值一提。总之既然搞了艺术,就应该好好工作,用汗水浇灌自己的艺术之树。我的一个好朋友在矿山工作,听说我已被作了如何严厉的处置,非常难过,并告诉了我的亲戚。他连夜乘车赶来济南,一进门见我正好好好地读书、与朋友玩,高兴得哭起来。

出国受阻的事有过,但讲起来比较复杂。开始几年,联邦德国波恩大学举行“文学周”,他们翻译了《古船》的几章,邀请我和另几位朋友,我们都顺利地参加了。后来另一个国家两次因《古船》邀请我,据有关部门说是我自己“耽搁了”。两次当然都不是我个人耽搁了。正好我那会儿也忙,算了。

### 所谓的“耳食之言”/劳动和中伤

长时间有人一直在说“领导的批评”,说某领导受“耳食之言”影响,发火等等。

不少人热衷于这样的传说,显然没有多少意思。他们忘记了人的素质和大的环境。这说明“左”的东西易行,有人就是适应“左”的气氛,喜欢借机搞点轰轰烈烈的事情。在任何时候,我们更应该警惕的,倒是那些送去“耳食”的人。那些人心理阴暗,却喜欢冒充“公允”,暗地里忙着偷运“耳食”,破坏



山里的静就像屋前的鸡啼一样

事业，中伤劳动者。

### 一些拙劣的模仿者/假天真

应该允许对一件事物的不同看法。对一本书，一段历史，都应该这样。只要用心好、真诚，就容易被理解。有人口口声声指责书中描述“土改”的部分，说怎么能这样写？他的意思是怎么不完全按照已有的小说模式去写？他们就是这样，总希望别人平庸，好像创作根本就不需要个性似的。既然如此，又何必再写？没有探索，没有发现，也没有思考，让作者的脑袋长在别人身上，他们就舒服了。

为了标榜自己特别可爱,就故意装出很苛刻很准则的样子。这样的面孔已经太多了。他们充其量只是些拙劣的模仿者,在塑造自己的形象方面也没有多少新招数。无非是“纯洁”到令人吃惊的地步,对人所共知的一些史实也装出惊讶不已的样子,显出一副不醒世事、十分天真的模样。有的年纪已经不小了,还在伪装“假天真”。我们都知道,“假天真”常常是令人讨厌的。

### 如果今天重写这本书/面对真实的勇气/青春

勇气、勇敢,当然来自旺盛的生命力。但“青春”在这儿不完全是个年龄上的概念。有的刚二十几岁就老态龙钟了,有的七八十岁还生气勃勃。有的越活越年轻,有的生来就缺少火力,畏寒畏冷。

让我今天重新去写,可能不完全像过去那样写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,我能在好多方面超过它。比如说我可能写得更真实、更精练,也更勇敢些。还有,我将加强它的实录色彩。也可能直接采用第一人称,有点“目击记”的味道。

我眼下正着手搜集更多的资料,几年来到过很多地方,极少在大城市逗留。所有的准备都是为了下一部作品。

### 《九月寓言》的构思和创作/真正称得上“书”的太少

《九月寓言》的构思诞生在《古船》创作同期,只是当时觉得心境和能力都不足以完成它,就全力以赴写了《古船》。当时写它的材料差不多都有了。我现在一直忙的是它下面的创作,这也许需要我倾注更大的心力。